



# 热心的乘客

□竺培强

经常乘坐公交,发现许多乘客都是热心肠。

那天买菜回来,在菜市场旁边的起点站上车,见一中年男子端坐车上,旁边还有两袋东西,但他没有下车的意思,有些奇怪,终点站乘客得全部下车呀!这时司机也发现了在催促他下车。不料该乘客解释说:“我刚才问了别的,说我坐车坐反了方向,我现在又坐回去。”说罢上前去投了两块钱。这时又陆陆续续上来一些乘客。

听说人家“坐反了方向”,一老大妈马上断定:“你肯定没咋来过,打不到方向,头回我一个亲戚来也是,又不爱问,线路是坐对了但跟你一样,方向坐反了。你到哪里嘛?”

该乘客回答:“我亲戚家的地址我晓得,但十多年前来过,那时候还没得环城车,刚才我看站牌是坐这条线路,哪晓得坐反了。”

“莫说是你,就是经常坐车的,你稍不注意,就要坐错车。我就遭了一回,有两路客车颜色、车型一样,线路号中间一个是8,一个是9,远看差不多,结果坐错了。给你说,上车时间问一下司机就不得错!”一老头儿也热心介绍乘车经验。

这时司机也说:“上车的时候你哪个不问我一下嘛,我给你一说话你就不会跑冤枉路了。”司机说的是一口“川普”。

乘客们纷纷七嘴八舌起来。有的说:“因为环城车绕圈,你在××站下车,对对直直走几分钟就到了。”有的马上否定:“说得撇脱,别个找不到路,又带得有东西,又走错了哪个办?”有的说:“其实你不用坐这路车,坐××路还要快些。”有人竟然说起“普通话”来,显然是被司机

“川普”带偏了,但说得还要“椒盐”。这时,老大妈说:“干脆我提前一站下车,给你带路。”作为旁观者,我不禁感叹,乘客们的热情程度堪比商场的导购员。

有次乘车,见一老年人在车门口问司机:“到不到车站?”司机反问:“你说的哪个车站?”“就是前面那个车站。”“前面哪个车站?”“前面第三个车站,就是××车站。”老人上车后,乘客开始“帮助”他。有的说:“你怕是没经常坐车哟,你要问,总要记得站名嘛,车站恁个多,别个哪个回答嘛?”有的说:“车站上有站牌,写得清清楚楚的,一看就晓得。”有的说:“你等车的时候可以问其他乘客,搞清楚了再上车,免得驾驶员费口舌。”……大家热心得好像在为其上“乘车须知”的辅导课。

还有一次有点“喜剧”。在起点站上车,仅几个乘客。谁料车刚一起步,一老大妈可能感觉自己坐的座位不是最佳选择,立即起身去坐另一个座位,司机见人走动,生怕出意外,急忙缓慢停车,让其坐好又才启动。哪晓得车刚一行驶,这位中年大妈大概认为对面的一个座位坐起更舒服,于是又奔过去。见状,司机立即刹车,招呼其不要乱动,注意安全。大家也看不惯了,对其“挑三拣四”的做法进行“理抹”。一个说:“有个位子坐就行了,你跑来跑去摔倒了算哪个的?”另一个补充说:“摔了自己痛不说,还要连累驾驶员,晓不晓得!”还有一个说:“你恁个大的年纪了,又不是小娃儿喜欢乱跑,出了事后悔都来不及。”老大妈听了没开腔,肯定是接受了大家的“批评教育”。这让人感慨,爱管“闲事”,乘客们真是热心人啊!

电视新闻里经常说“一座重庆城,嘿多好心人”,而好心人起码是热心人。那日我买菜回来大雨如注,下车时见一瘦小的老太太在车前滑倒,雨伞也被风吹翻。我将购物袋挂在肩上,迅速将老太太架上车,也当了一回热心乘客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 私房钱

□张祥华

说起“私房钱”,好像就有点对妻不忠的感觉,所以每次工资都是全额上交,若要花销又向妻伸手。其实我那笔七千元的存款,是打工之外的收入。

之所以留下这笔钱,是因为这些钱积攒不易,都是节假日在灯下熬更守夜,一字一字写小文章换来,又舍不得抽烟喝酒,一笔笔凑的结果。轻易归“公”,总感于心不忍。

再者,进城在一家私企讨活,薪资低,单位效益也不好,说不准什么时候老板解雇了我,或我与老板“拜拜”,然后万一又发生点什么病痛灾灾的……手里没点钱的话总觉于心不安。

不料担心害怕果真来了。几周前,妻子打工的酒楼关门歇业。她重找工作期间,对我这个三口之家的顶梁柱,更是照顾体贴。人心都是肉长的,我想把那笔私房钱拿出来,可又怕引起妻子的愤怒:“好哇!家里现在恁个样子,娃儿喝牛奶都没得钱,你还藏钱!”连这句话我都为她想好了,可见本人于心有愧。

家里那台老洗衣机噪声大,一直想换台新的,妻子经常为此念叨。可是由于每月还房贷,开支仅够吃穿,一下子靠“公有资金”还买不起优质洗衣机。我手里面有,家里又很需要台好的全自动洗衣机,

可又不敢拿出来买,真是急煞人也,我恨起了这笔“私房钱”。

几天前,妻子又在念叨买洗衣机之事……我听着,听着,终于憋不住了:“总会有人送的。”“谁?”妻子好奇地问。我被自己脱口而出的话吓了一跳,可又不能讲我会送的……急中生智,我扯了个谎,说是我妈妈答应送一台全自动的给我们。

这个谎扯得圆,因为妻子与她婆婆有点不和,她不会与她对证。之后,我专程回我的“娘家”,请求妈妈答应用我的钱以她的名义给我们家买一台全自动洗衣机。妈妈是个老实的乡下人,一辈子没骗过人,但这次考虑到儿子的面子还是破例恩准了。其实,这对妈妈也没什么坏处,这就如同儿子花钱买炮仗给老娘放,老娘脸上有光,儿子心里也不冤枉。

全自动洗衣机买回来了,妻子欢天喜地。谁知,从此开始我们家的婆媳关系越来越好了。功劳看来要归功于那台洗衣机,当然,这主要在于扯谎产生的“副作用”。

看来存点“私房钱”并非坏事,关键在于如何“妙用”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杂文学协会会员)

# 收音机

□梁路峰



在我记忆中,父亲总是把一台老旧收音机当宝贝。从我父亲20世纪50年代出生时,那台收音机就伴其左右,慢慢地它成了我家的“长者”,陪伴我们度过了许多个春夏秋冬。

记得我小时候,每当夜幕降临,父亲便小心翼翼从柜子里拿出那台收音机,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,插上电源,调到他钟爱的频道。收音机的外壳已斑驳不堪,但每个按键都清晰可辨;机声虽有些沙哑,但每个音符都像被岁月打磨过的宝石,闪烁着温暖的光芒。

父亲坐在陈旧的木椅上,眼睛微闭,仿佛他的整个世界都凝聚在小小的收音机里了。我则依偎在他身旁,听着那遥远又熟悉的声音,感受着父亲身上传来的温暖。

陈旧的收音机,仿佛在诉说着一段段过往历史。我时常想象着,在那些遥远的年代里,收音机是如何陪伴父亲度过那些孤独又漫长的夜晚的。

父亲告诉我,他小时候家里很穷,一台收音机可是奢侈品。但他对收音机的渴望如同对知识的渴望一样强烈。终于有一天,他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下了这台收音机,那一刻的喜悦和自豪,一直回荡在他的心头。

“你知道吗?”父亲轻轻地抚摸着收音机的外壳,眼中闪烁着温柔的光芒,“这台收音机对我来说,不仅仅是一台机器,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,一个家庭的象征。”

我点点头,虽然不能完全理解父亲的话,但我能感受到他心中那份深深的情感。

随着时代变迁,我家生活条件越来越好,各种现代化家电设备陆续进入了生活。但父亲始终没有放弃那台老旧的收音机,他说那是他的宝贝,是他的好伙伴,是他人生最美好的回忆。

一次,我好奇地问父亲:“现在都有电视和手机了,你为什么还这么喜欢听收音机呢?”

父亲笑笑,摸摸我的头说:“孩子啊,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替代的。这台收音机陪伴我这么多年,它的声音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。每当我

听到它的声音,就仿佛回到了过去那些美好时光。”

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心中对那台收音机充满敬意。

时间如白驹过隙,转眼我已长大成人。父亲的那台收音机不听使唤了,开得了机,收不到台,于是父亲拿到圩镇修理店去,修了好几次都没修好。修理师傅说年岁太久,没有这种零件了,无法修理了。父亲不信,又拿到草林圩镇去修,也是同样的结果。执拗的父亲还是不信,又托人把收音机带到县城修理,直到修理店的师傅说真的无法修了,父亲这才相信,那台收音机的确老了。父亲一瞬间默默无语,满眼都是无奈与惆怅。

一次,我去县城逛街,在一个旧货市场上看到一台收音机,与父亲那台极为相似。我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带回家。当我把它放在父亲面前时,父亲浑浊的眼中立马闪烁着惊喜的光芒。

“这是……”父亲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
“这是我给你买的收音机,跟你那台很像吧?”我得意地笑。

父亲一把拉住我的手紧紧握着,眼中泪光闪闪:“谢谢你,孩子,这真是一份最珍贵的礼物。”

从那以后,新收音机成了父亲的新宠。它的声音更清晰更悦耳,但我能感觉到,在父亲心中依然惦记着那台老旧收音机。那台收音机不仅是一台机器,更是一段历史、一份情感、一个家庭的记忆,它见证了父亲从青涩少年到成熟男人的过程,也陪伴了我从童年到成年的每个阶段……

父亲离开我已经七年了。每当夜深人静,我总会想起父亲那台老旧收音机,想起父亲那温柔的眼神和无尽的关怀。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,那份情感都会一直伴随着我,成为我心中最珍贵的财富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## 在河包场做一根幸福的红苕

□廖黑叔叔

如果可以,就做一根红苕  
做河包场紫红壤里  
最普通那根

不是很甜,但淀粉充足  
有些疤痕,但精神饱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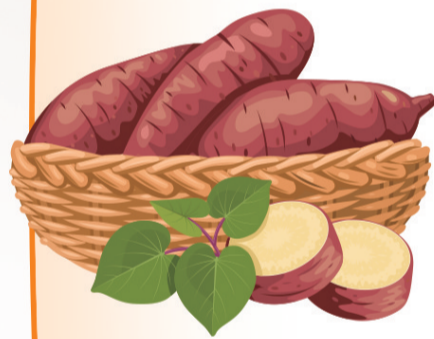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皴裂的指尖  
抚遍我满脸的泥土  
长长的木勺喂我进旋转的磨眼  
沉淀成粉

父亲的捶打,击破子夜的  
宁静和我每一寸肌肤  
一捶带着汗珠,另一捶带着期待  
我来不及叫痛,忙着在沸腾的水中  
重新定型

晾我于院坝长长的竹竿  
如及腰长发  
在暖风里招展

成为一根看似温婉,实则  
韧性十足的粉条  
这就是一根河包场红苕最大的幸福

(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副主席)



## 母亲的成语(外一首)

□谭岷江

我的文盲母亲啊  
总能偶尔说出一两个成语  
她年轻时,带着我们翻越大山  
歇气时,突然感叹说:  
“大山一望无涯啊!”  
看到我们满脸惊愕与疑惑  
她马上用起修辞,打着比方说:  
“就像你们外婆,一望无牙!”

这些莫名其妙的成语和修辞

我真不知道她从哪里学来  
也许,像她以前从家乡土里刨来  
像她现在从城里拾荒捡来  
我更宁愿相信  
是她从我们的作业本中摸着读来  
是她从本已博学的前生作弊带来

## 母亲的冬天

一场永不融化的大雪  
像一顶御寒的帽子,戴在母亲的头上  
所有的风都吹得十分厉害  
将母亲吹得摇摇晃晃,拄上拐杖  
想起这些,我总是暗自悲伤  
这又是一年四季的自然规律  
瞧,在我和妻子的秋天  
在我侄子的夏天  
在我儿子的春天  
母亲一直都生活在她的冬天里  
这场永不融化的大雪  
像一顶御寒的帽子  
注定永远戴在母亲的头上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